



# 穿越历史与现实的

读

《东北故事集



李钊/文

迟子建的小说总是具有触动人心的魅力，她的文字纯净而灵动，冷静而克制。走入她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小说世界里，犹如穿越人海而来的孤鸿，在凛冽辽阔的极北寒风中，静静感受着雪原大地上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她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笔尖流淌的恰如其分的温柔，为远行者在漫漫前路点亮一盏明亮柔和的灯，缓缓融化掉内心的坚冰。

《东北故事集》是迟子建的全新力作，收录了《喝汤的声音》《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碾压甲骨的车轮》三部中篇小说。她以小说人物的视界为眼穿越历史，挖掘出隐匿在冻土深处静默无语的故事，用过往历史的现实为引串联古今，使曾经的浑噩故事跃出地层变得鲜明明媚。重绘的时间和空间地图、历史与现实的真假难辨、世俗人生的柔肠百结，仿佛一条散发迷人风光的纸上时光通道，引入进入厚重深沉、温暖澄澈的东北故事。

历史与文学，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不同领域，历史写作需要文学性，而文学写作实际上也是在书写历史和记录历史。迟子建始终坚持将历史演说贯穿在她东北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从《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到《群山之巅》，哈尔滨鼠疫、伪满洲国史、鄂温克族变迁史、东北开发建设史，她的历史书写中俨然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秩序和规则，从不与历史相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框定下，用温和且具诗意的书写，呈现出由东北地域中无数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历史场景。

《东北故事集》中的三部中篇小说只是截取部分历史段落，也未将笔墨集中于历史场景的书写，而是将历史和现实的时空阻隔打通，但深入文章的肌理，却可发现她秉持的历史写作原则从未改变。《喝汤的声音》讲述哈喇泊家族三代人的命运，讲述故事中的故事；《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以宋徽宗的幽囚岁月为切入点，展开一场

亦真亦幻的穿越之旅；《碾压甲骨的车轮》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失散为引，讲述一桩迷雾重重的失踪案。她坚持以温柔、细腻的情感触碰历史的洪流，将从未脱离历史的现实生活中的困顿、冲突、无奈乃至痛苦内化在生活细节中，游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她的书写在凄冷、困苦境遇中注入暖色，又在温馨、美好的生活中融进悲凉，在苦难与温情的交替书写中呈现出人性的温暖和坚韧。

历史是现实的过去，而现实是历史的延伸。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注重诗与史的结合，以独特的叙述结构、意象营造、语言风格书写厚重的东北历史，在注入作家当代的感情之余，以层次丰富的写作使历史成为与我们的现实有价值联系的历史。《喝汤的声音》里藏有历史的惨烈和残酷，也有现实的悲伤与残缺，一位摆渡人穿梭于故事内外，呈现出历史中的现实、心灵中的幻象，每个个体都能在故事里照见自己。《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是一部具有东北地域风格的小说，由现实进入历史，重述历史，再由历史回到现实，照亮现实，这场现实与历史相互穿越的旅程，开启于当下，也结束于当下。两个楔子，就像封面与封底，也像前言与后记，开启于当下现实，又结束于当下现实。《碾压甲骨的车轮》所呈现的，一面是东北往事的重现，另一面是当下现实的书写，古人与今人的两两相望，故事与古物的凄美与共，双重空间里两者平行往前延伸，当现实与历史不期而遇，错综复杂的案件渐渐揭开本来的面目，人性的幽光在未曾抵达的空间里闪耀。

《东北故事集》有着许多虚构的成分，也是想象的产物，其中很多情节是依托历史而进行的想象，所选取的题材虽然都是沉重的，但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的书写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沉重而令人心生沉重，而是以清灵的笔触让小说中的美，在历史的基础上，在寒夜里，也能开出一朵永不凋谢、绚丽多彩的花。

## 此情可待成追忆

读《故人何在》

甘武进/文

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嘴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在《故人何在》这本书中，丰子恺深情追忆一辈古人的山高水长：眼含热泪，生命有爱，处处温暖。书中选取丰子恺散文中追怀旧日的精华文章48篇，分为忆儿时、儿女、我与弘一法师三个部分，既有《我的母亲》《三娘娘》《王囡囡》《伯豪之死》之类的怀念儿时乡间生活的美文，也有《儿女》《给我的孩子们》《送阿宝出黄金时代》之类的写给纯真儿童的心灵絮语，更有《悼丐师》《怀梅兰芳先生》《为青年说弘一法师》等追忆前辈古人的至真至纯的悼念文，配以他含蓄着人间的情味的16幅美妙漫画，带我们追寻那个星光熠熠的时代，以及旧时光深处那些动人的人与事。

癸六伯，是离石门湾五六里的六塔村里的一个农民，有五十多岁，身材瘦小，头上有许多癩疮疤。因此，人人都叫他癩六伯。此人子然一身，自耕自食，自得其乐。他每日早上挽

一只篮步行上街，走到木场桥边，先到我家找奶奶，即我母亲。奶奶，这几个鸡蛋是新鲜的，两支笋今天早上才掘起来，也很新鲜。作者母亲很欢迎他的东西，因为的确都很新鲜。但他不肯讨价，总说：随你给吧。丰子恺的母亲总是多给些，不肯欺负这老实人。癩六伯形貌猥琐，地位低下，却心地善良，不仅看淡钱财，与世无争，而且待人热情。

李叔同是丰子恺的恩师。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连标点在内，仅仅不到百字，却写尽了弘一法师传奇的一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大家之笔实在了得。丰子恺说：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夏丐尊，以爱心管理学生。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丰子恺说，以往他每逢写一

篇文章，写完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在抗战中，梅兰芳蓄须明志，拒不登台演出。那时，丰子恺避寇居重庆沙坪小屋。小屋简陋之极，家徒四壁，毫无装饰，墙上只贴着一张梅兰芳留须照片。我十分宝爱这张照片，抗战期间一直贴在墙上，胜利后带回江南，到现在还保藏在我的书橱中。丰子恺欣赏这张照片，觉得这个留须的梅兰芳，比舞台上的西施、杨贵妃更加美丽，因而更可敬仰。丰子恺曾说，他平生一向不访问素不相识的有名的人，可是抗战胜利后，他一回就立即两次拜晤梅兰芳，对他的爱国情怀表示由衷的敬意。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丰子恺用一颗追忆的心来怀念那些儿时旧识、亲人师友，叙说着他们琐碎生活中的艰辛、坚持和点点欢乐。他的笔下饱含思念、感恩和爱。在他的眼中，处处都存在着人性的美好，并成为自己岁月残片中最珍贵的印记。让我们翻开此书吧，给虔诚的心一个宁静的去处，忆旧惜今，懂得去爱，更好地孝敬长辈，让生命延续下去，成为最美好的永恒。

## 水上人家的物质与心灵史

读《五湖四海》

胡胜盼/文

著名作家王安忆日前推出近9万字的中篇小说《五湖四海》，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以修国妹和张建设这对猫子（水上人家）的创业历程为猫眼，从生活细微处窥见时代巨变带来的机遇及其给个人家庭带来的震荡。小说文字简练，情节利落，以有限的篇幅容纳了广阔的历史空间，浓缩了丰富的人间故事。

《五湖四海》，书名起得很有意思。这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被广泛使用的流行语，被移植到这里，竟有了某种双关的语义，既不无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别烙印，又恰是这部作品所表现内容的一种形象写真。初读到《五湖四海》这个标题时，我们可能会联想到滔滔河水向四面八方奔腾涌动的画面，但是在王安忆的新作《五湖四海》里，这种庞大开阔的气象仅仅是一道前菜。王安忆一向以建构复杂故事的能力以及细腻自然的文笔著称，不仅能驾驭各种久远深邃的历史书写，也能在众多细节处打动人心。小说讲述了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水上人家修国妹与张建设创业起家的数十年历史，但在作者笔下，改革开放时代的传奇往事被家长里短以及情感纠葛等日常生活的细节所覆盖。为什么写的是水上日常，却要用《五湖四海》为题？也许正是这样的反差，才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张力。

王安忆在小说中说：吃水上饭的，多少都有五湖四海的气势，水流到处，就是他们的家。整部作品所呈现出的时空与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轨迹几乎完全吻合，而主场景则被安排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城市化这段历史进程中的长三角地区，活动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儿们则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水上人家和他们的后人。小说细腻地写出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这一代水上人家的经济活动史，在长三角流域的市场经济与城市化进程中，先行者凭借敏锐与勤奋，打造出自己的小天地。然而，王安忆终究是擅长写女性的。在《五湖四海》中，作者设

置好大的时代格局后，便开始在人间烟火中细致入微地着力考量起这个时代大变局下的人性与伦理，解构了张建设创业的传奇性，而给予了普通人修国妹更多的同情与理解，她更看重改革开放大时代之下个人心灵的波澜。小说后半段颇有《长恨歌》的韵味，延续了王安忆反传奇的写法，深入具体的日常生活本身，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当企业家张建设逐渐隐入时代背景，成为一种符号性的存在，修国妹便显现出其特色与魅力，显现出其内心的丰富与情感的格局。

《五湖四海》是王安忆再一次与时代的对话。王安忆本人对小说的命名是《心灵世界》，她认为小说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心灵景象。一直以来，王安忆的写作没有将焦点放在那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身上，而是用细腻的文字去塑造在时代浪潮中逐渐被边缘化的人物，展现平凡生命的韧性与光泽，在世情百态中沉淀出恒常不变的道理。《五湖四海》近9万字的篇幅里，另一条线索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逐渐显现，那就是女主人公修国妹探知丈夫出轨的隐秘幽微的心路历程。这个《心灵世界》中的心灵世界无疑更抓人眼球，也折射出了女性与时代、女性与家庭、女性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时代列车承载着个人与家庭平稳地运转着，当物质方面衣食无忧甚至足够丰盈时，如何处理这条既定轨道上发生的情感意外，如何面对精神世界的空虚？这是王安忆留给修国妹的难题，同时也是留给读者思考的命题。

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她不知道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虽然张建设、修国妹这对男女的命运无疑是情节的主轴，但是王安忆并没有将这对夫妇置于封闭的空间内，而是将他们俩周边的兄弟姐妹等家人的命运起伏也一并描出，构成了一幅世俗生活的群像图。作者一边用修国妹的限知视角回溯往事，一边又用全知视角预言未来。《四两拨千斤》，在不经意间，时代的变迁，人心的潮起潮落，跃然纸上。